

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

宋老大進城

西戎等著

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四個短篇，是從全國各主要文藝刊物上選譯出來的。它們描寫了那些具有高度社會主義覺悟、對農業合作化滿懷信心的集體農民的形象，表現了他們和階級敵人、和保守落後思想、和大自然作鬥爭的精神，也寫出了一些自私、懶惰的人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轉變和進步的過程。

統一書號: 19020·468

定 价: 0.22 元

目 次

宋老大進城	西 戎(1)
看碾磨房的人	寬 非(27)
一桿老洋砲	李敬信(39)
前 途	向 一(61)

宋老大進城

西戎

一

大清早，趕車的宋老大，把驢子牽出來，把鉄輪車套好，見老伴還沒有來，便跑進農業社辦公的東屋裏，找張會計拿買牲口的款子去了。

張會計把一綑包紮得四楞四整的票子，遞到宋老大手上，打趣說：“老大，帶上錢，路上操心些，要碰上坏人把你拾掇了，咱社裏的兩條驢子，可就連根驢毛也見不上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宋老大滿不在乎地搖搖腦袋，笑道，“拾掇了算啦，我也活的有幾歲啦！”

“不到社会主义啦？”有人在旁邊故意逗樂。

“怎麼不到！”宋老大反駁着，“只要死不了，總得到社会主义過活幾天。後生們，你們別看我老漢老了，到了那時候，嘿，我宋老大說不定就不趕這倒楣大車啦，還要學開汽車哩！就譬如今天進這趟城，我開上汽車，

叫我老伴坐上，嗚嘟嘟一溜煙，看那有多帶勁……哈哈……”

有個女人的聲音在窗外喊：“爹，爹，我媽來啦！”

宋老大向屋裏人擠了擠眼：“沒工夫和你們閒磨牙啦，不然老東西又要生我的氣哩！”說着，提上鞭子，裝上票子，忙慌慌地走了出來。

老伴早已坐在車上。見宋老大連說帶笑地走過來，沉了沉臉，低聲埋怨着：“好神神哩！窮說，窮說，整天就說不夠，多虧嘴是肉的，不然早叫你說爛了！”

宋老大早已習慣了這種指責，依舊笑着解釋說：“你看我話多，可沒有一句多餘的，就說你今天進城吧！要是能听我的話，不就節約十塊錢！”

“說的比唱的都好听！”老伴有些毛了，提高了嗓門說道，“你也不想一想，我們娘母倆，一年掙一二百勞動日，穿件新衣裳，你都心痛，等村裏過會的時候，光着屁股在街上跑，你臉上就光彩了！”

“和你說不成！”宋老大無可奈何地擺着手，說，“你这思想呀，离社会主义还差十万八千里哩！”

這時，張會計從門裏跑出來，打斷他們：“快走吧，早些進城，今天要辦的事可不少哇！我還想起一件事來，記住到農業技術訓練班，看看咱們副社長張方奎，告他說，咱們社裏的丰產棉花，有四五十畝起了虫，問問他，看有辦法治沒有！不然，今秋裏一百二十斤的目

标，可就难达到了！”

宋老大說：“早知道这麼多要办的事，你給我開个單單就好了。”

張會計往坐在車上的小秀看了一眼，說：“不怕，你記不住，还有你們小秀哩！”

小秀坐在她媽身邊，不好意思的小聲說：“別靠我，我不管！”

張會計意味深長的向小秀努了努嘴，正要說什麼，宋老大接上來問小秀道：“你進城去幹啥？”

“有事！”

“社裏營生那麼忙，有事我还給你捎办不了？”

“嗯！”小秀回答着，看了她媽一眼，臉突然紅了，往後甩了甩頭髮。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老伴催着宋老大，“啥事你都要問一問，要問那麼清楚幹啥？”

宋老大从老伴的眼色裏，好似窺察到了點什麼東西，但又說不出來是什麼。他仔細看看閨女，閨女這時也瞅了他一眼，堵起个嘴巴，樣子很不高兴。他沒敢再往下問，揚起鞭子來，重重抽了轅驢一鞭，心裏說：誤上兩個勞動日，看你們進城能幹點什麼！

車子出了村，上了大路。大路兩旁的秋莊稼，長得真叫宋老大心裏喜欢。多少年來从未有过的丰收，就要在宋老大他們的那裏出現了。宋老大心裏笑着，兩隻眼

不住的四处看着。剛才的一點不愉快，早已煙消雲散了。這時，每塊莊院地裏，都是成羣結夥的人在幹活，只有單幹戶王發祥的棉花地裏，發祥老婆領着兩個露屁股孩子，在打整棉苗。宋老大嘩啣响了一鞭，大聲喊道：“喂，老婆兒，怎麼你一個人單幹哩？老漢幹啥去了？”

發祥老婆直起腰來，見是宋老大，回道：“捎了兩斗麥子，進城糶去了！”

“为啥不早說話，”宋老大笑着說，“有一石也能給你捎進城裏！怕我貪了污哇？”

發祥老婆嘆口氣，說：“那人的脾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家說：既不入社，就不沾社的光！”

“這怎麼是沾光，這叫互助嘛！”接着他又大聲問：“你還有捎的沒有？今天我可是給農業社置辦家當去呀！”

發祥老婆說：“捎的倒有，就是缺票票！”

“沒票票不怕，”宋老大故意挑逗着，“把麥子再裝上兩布袋也行！”

發祥老婆有點傷心地說：“看你個死老漢，說話多腰粗，你還不知道我家的麥子打的不好！”

宋老大還要說什麼，小秀趕忙提醒他：“爹，快走吧，你看太陽多高了！”

宋老大看了看太陽，輕輕給了轎騾一鞭，車走動時

他还繼續喊着：“老婆兒，你別难过，等我有了空，好好把發祥哥那老腦筋通一通！”

老伴不耐煩地推他一掌：“好神神哩！走吧！走吧，真愛管閒事，你还不知道能活幾百年！”

宋老大向老伴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隨手抖了抖韁繩，鞭子又清又脆的在驢子頭上响了兩聲，鉄輪車拖着一溜塵煙，隆隆冬冬地向城裏去了。

二

宋老大的鉄輪車上，今天拉的是一車麥子。這是社裏公積金的一部分。按照“供銷合同”，宋老大今天把麥子送到供銷社，再把添置的各種生產資料拉回來。大凡社裏的這種跑外辦交涉的事，都是委託給他來辦的。除了公事，社員們有些私事，他也挺熱心管一管，諸如到銀行存錢啦，到衛生院問病啦等等，因此，大家給他安了個新頭銜，喊他“外交官”。宋老大也真像那麼回事，嘴愛說，肚裏知道的事也很不少，不論碰見什麼樣的人，他都能和人家說得很投脾胃。特別是和年輕人在一塊幹活，只要他一開言，管叫你幹一天活都不覺累。老伴經常嫌他鬍兒八杈五六十的人，說話沒老沒少，宋老大却不以為然，按他自己的說法，這才叫越活越年輕了。

宋老大在社內的職責，是光管趕車跑外，照料牲

口。可是他对这一点並不滿足，按他自己的說法，他也算是社裏的“急進分子”，每次社幹們開會，不管需要不需要他，他都自動跑去參加，而且每次在會上，都是積極發表意見。社內有些事，別的社員怕得罪人，不敢反映，通过他，社內的領導幹部們，倒是了解、掌握了不少情况。因为这样，宋老大虽然不是社幹，但是每次參加社幹會議，也从沒有人提出來反对。

宋老大受到这样一种特殊待遇以後，他的勁头更大了，份內的事，当然管，与他關係不大的事，他也得要过問一番。譬如有一次，副業組的人一時疏忽，叫老母猪压死兩条剛出生的小猪兒，宋老大整整嚷了一天，回到家裏，还把闺女小秀訓得哭了半夜。又一次，有个社員搞坏一張木枋，宋老大直嚷的那个社員在会上檢討了兩三遍。諸如此類的事，說也說不完。他这样多管閒事，社員們不討厭，反而觉得社裏經常有这样一个敢说敢叫的人，反倒提醒着大家对公共財物的爱惜。

可是宋老大自己也犯过过失。那是今年春起，他赶着大車往地裏送糞。車子上了路，他爬在車頂上睡着了。过桥時候，車子沒人看，車輪碰在桥沿的石条上，碰斷了車軸，还差點把他从車頂上摔下來。这件事，用不着社員們說話，宋老大已經覺得沒臉見人了，自慙包賠了損失，会上会後，見人就唉声嘆气地檢討。按宋老大的想法說：虽然我老大做下錯誤了，但是对待錯誤的

态度，也得够个“急進分子”。

三

大車進了城。

因为逢集，今天的人比往日多。街道兩旁，早已撐滿了布篷，擺滿了瓜果攤子。宋老大攏着牲口，响着鞭子，不住地吆喊，好像鑽高粱地似的，費了好大勁，大車才从拥挤的人羣裏，滾到了供銷社的門口。

宋老大剛攏住牲口，耳边听見有人說：“嘿，这老漢赶車，真有兩手哇！”

宋老大看了那人一眼，摸摸小鬍子，自信地說：“沒有这麼兩手，我們社裏幾十戶人家，也不会推举我赶車。”他向那人伸着三根指头：“不是吹，赶車三十年啦！”

“拉的啥？”旁边又有人在問。

“麥子！”

“都是你自己的？”

“有我的一份！”宋老大傲然地回答着，爬到車上去解網繩。

“打的真不少呀！”旁边的幾个人，同時讚嘆着。

“这沒有幾顆，”宋老大一边解着網繩，一边自豪地說，“我們社裏今年賣的餘糧，比这多十幾倍哩！你們那裏統購任务完成了沒有？”

“完成了統購還有些長餘，”一個中年人說，“我還以為今年可算增了產了，可是比起你們來，還差的遠哩！”

“還是農業社打糧食厲害！”旁邊的人稱讚着，都用羨慕的眼色望着車上的麥口袋。

此刻，供銷社還沒有開門，來買東西的農民，都擠在門口嚷叫着，抱怨着。宋老大解完了細繩，從車上跳下來，從人堆裏擠過去，嘴裏嚷着：“真官僚哇！怎麼這時辰還不開門！”上前照着門上，空冬空冬踢了幾腳，大聲喊道：“開門！”

“誰？”裏面有個聲音傳出來。

宋老大把嘴對住門縫，大聲說：“五星農業社的，快開門！”他把“農業社”三个字，說得格外有力，然後回過頭來，用誇耀的眼色看看周圍的人們，彷彿要給大家這樣一種感覺：農業社這塊牌子，走遍天下也是挺硬！

不一會，果然門開了條縫，從裏面探出半个腦袋來，不滿地說：“等一等，還沒到鐘點！”

宋老大緊接着回道：“沒到鐘點也得開，今天是逢集呀，為啥不把鐘點提的早些？你們住在城裏看鐘點，我們鄉裏可是看太陽。瞧，太陽都多高了！我們老遠跑了來，你以為是沒事幹，進城閒逛啦！我們也是有工作要辦呀！就拿我來說吧，交了麥子，還要到牲口市上，瞅兩條头等驢子，還要到訓練班看我們副社長，七弄八弄，天就黑了。我們農業社，就再拿我說吧，從早忙

到天黑，到黑夜你能說不是睡覺的鐘點嗎？可是我不能睡，一黑夜總得爬起来三次餵牲口，‘馬要好，吃夜草’，看看，要不是我夜夜不睡，我們社裏的牲口，能吃得滾瓜溜圓嗎？你們到这陣还不開門，是为人民服务嗎？……”

門縫裏那顆腦袋，晃了幾下，突然縮了回去。門外的人，哄的一聲都笑了起來。

宋老大得意地摸着小鬍子，說：“羣衆的意見，沒錯！”

不知是到了時間，还是宋老大的批評發生了效力，不多一会，櫃上的門打開了，人們吵嚷着拥了進去。宋老大動手从車上往下搬口袋，这才想起閨女和老伴來，他四面瞅瞅，小秀不見了，只有老伴坐在街沿上，东瞅西轉看新鮮。

宋老大問：“小秀呢？”

老伴很不高兴地回道：“我又不拴着她！”

宋老大指指車上的口袋：“这叫我一个人怎往下搬？”

老伴並不同情，譏諷地說：“你会說嘛！还愁搬不下口袋來！”

宋老大吃了个軟話头，再沒多話，進櫃台裏面叫來兩個售貨員，把麥子口袋从大車上扛下來，放在門口，排成一行，等着过秤。

从四鄉來的買東西的賣糧的農民，越來越多了，等着過磅的行列，越排越長，宋老大本來是排在最後，不多一會，他後面又排了一長條。他向後看看，有的担着，有的揹着，誰都沒有他們農業社這麼大氣派。順次排在後面的人，用驚奇的眼色，望着宋老大屁股下面小山似的麥口袋，不安地說：“看那人的麥子，等他一個人過完秤，掙得一天！”

又一個年輕一點的人，無可奈何地接着說：“倒楣，來遲了一步，前頭排了這麼大個主兒！”

宋老大听着，站起來，招呼着說：“老鄉，別發愁，我可以讓你們先秤，多讓少，才叫好！”

“你是哪村的？”那位年輕人問，感激地望着宋老大。

“哪村的？”宋老大故意不馬上回答，反問道：“看不出來嗎？誰能打這麼多的麥子？”他見年輕人笑着，摸着腦袋，好像是猜不出這個謎來，才認真回道：“張家莊五星農業社！”

人們一聽說農業社的，都好像看見了早就盼望着的東西，後面的人，都拥上前來，圍在宋老大身邊，七嘴八舌的詢問社裏的情形。有的問今年共打了多少麥子，有的問社裏有多少戶數。還有個老漢，居然提出個叫宋老大發笑的問題，他問：入了社，是不是要在一塊吃大鍋飯。

宋老大本來要說，經大家這麼一問，立時精神全來了，他把煙袋往褲腰帶上一插，站在麥口袋上，像個演

說家似的，指手劃腳地開了講。老伴跟宋老大過活了一輩子，最使她頭痛的，就是說起話來，把什麼也忘記了。這時，她不時地用眼色制止他。可是宋老大哪裏還顧得了那麼許多，嘴早收不住了。他講他們如何建社，如何評產、評工，如何春耕播種，使用新式農具，如何打井種棉，如何麥子復播密植，合理施肥，講求技術；又講副社長張方奎如何能幹，並且也把他自己碰壞了車軸的事，從頭講了一遍。老伴遠遠地用嘴撇他，意思好似說：“不嫌害臊，還有嘴往出說！”宋老大也瞪了老伴兩眼，意思也好似說：“這都是經驗，叫他們听听有啥不好！”

宋老大講完了社裏今年麥子丰收，大家要求看看麥子，究竟長的好不好。他打開一條口袋，伸手進去抓了一把麥子出來，攤在手裏，轉着身子，好讓圍在他身邊的每一個人，都能清清楚楚地看一看。

滾圓的麥粒，在宋老大的手心裏滾動着。聽見大家連聲嘖嘖地叫好，宋老大心上真比六月天吃冰都舒服，他繼續給大家講述麥子豐產的情形說：“這是我們副社長張方奎的功勞！他号召大家小麥密植，我們把早先的兩條腿耩，改裝成三條腿，這一來，行行距離窄了，苗苗就加多了。光這還不算，春起，麥子剛炸壠，上面來了報，說是什麼寒流來啦，那幾天，沒眉眼的黃風，整整颳了幾天，天氣陰沉沉的，一陣趕一陣冷，到了後半夜，那股子冷勁哇，鼻子尖都能凍溜了。方奎下午得了

鑼，叫社員們黑夜不要睡，全體出動防凍。你們听过嗎？凍還能防住，可真是就給防住了。共產黨員，青年團員們帶頭，往麥地裏措了半夜柴草，天快透明的時候，廣播筒一喊，方圓四五里，一下都冒起煙來，鋪天蓋地的煙，把麥地罩得什麼也看不見了。到太陽出來以後，煙散了，麥苗仍然綠挺挺的，一苗也沒凍死。我們的麥子到抽穗時候，我們副社長又研究出來個新辦法，說要試驗麥子受粉。方奎真是個能人，整天就是看書翻報的想事兒。你們不懂受粉的意思吧？就好比男人要和女人結婚，才能生娃娃。我們听他這麼一講，就懂了道理，找了幾十條繩子，兩個人牽一條，搭住麥穗，從這頭拉到那頭，穗頭碰穗頭，這就是受粉。我們村王發祥那些單幹戶，不信我們的新方法，產量就很低。不信你們明年試試。不管怎麼着吧，麥子總算收的不錯，比往年，一畝多收了一百二十斤。瞧，這顆粒，多飽滿，多大，一斗麥子，就拿出麵來說，也比別人家的多出三四斤，蒸下的饅頭，咬到嘴裏也特別有味。這都是我們試驗了的。老人們說：工夫沒有白費的，這陣，光會死幹活，不用新方法，也是有鋼使不到刃上去……。”

宋老大正說得起勁，猛不防，背後有人推了一掌，回頭一看，是老伴。

老伴生氣地說：“好神神哩，嘴也說乾了，快過秤吧！”

宋老大看看前面，前面的人早都过完了磅，正輪到他名下，赶忙擺着手說：“不說了，你們有空，請到我們農業社來參觀，我們社的事，怕三天也說不完。”

麥子过了磅，驗收員拍着宋老大的肩膀，把大拇指豎起來說：“老漢，今天收這麼多麥子，你这可算头份貨啦！”

宋老大沒有馬上表示什麼，習慣的又去用手摸着小鬍子，用眼睛扫視着周圍的人，好似說：“怎麼樣，我給你們講的不是吹牛吧！”

宋老大在櫃上算了賬，櫃上有位同志交給他一張單子，囑咐他說：“这都是你們社訂購的農具，你進後院去點貨吧！”宋老大接過單子來，正要往後院去，老伴上來擋住說：“你給我先把布扯下！”

宋老大說：“咱的錢還在銀行存着，我騰不出手來，要不你自己去取！”

老伴說：“我可幹不了！”

宋老大謔笑着：“幹不了你就坐下等一会，办事情總得先公後私嘛！”正說着，聽見有人喊他點貨。

“來了！”宋老大大聲應着，也不管老伴高興不高興，只管走了。

过了不多一会，宋老大把貨點完，从後院出來，剛準備到銀行給老伴取扯布的錢，忽然聽見磅秤那面，有人大聲吵嚷着。只聽見驗收員大聲地說：“老鄉，你这麥子，